

略论美感

凌珑

在对美学的研究中，美感是个很值得人们重视的课题。因为，美感这一人类所具有的社会心理现象，它既大量、普遍地存在于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又作为美学的一种细胞组织，蕴藏着巨大奥秘。搞清美感的实质，十分有助于将美学的研究引向深入。

以往，在西方美学史上，对于美感的实质的理解，存在着明显的对立。在唯心主义美学家看来，美感是“迷惘而不可知”的。柏拉图就认为，艺术创作是一种神赐的迷狂。他把在这过程中所出现的美感活动描绘为受一种神秘的力量控制。以后到十八世纪的英国，以夏夫兹博里和哈奇生为代表，又进一步发展了柏拉图的观点，他们认为人之所以能审美，是出于一种特殊的能力，这种能力完全不是习惯和教育的结果，而是由于人们存在着一个天生的内在感官。在他们之后的康德则明确地宣布：美感来自主观，来自内心。他说：“若果说一个对象是美的，以此来证明我有鉴赏力，关键是系于我自己心里从这个表象看出什么来，而不是系于这事物的存在。”^①至于人们的内心何以能够感知美，康德认为有一个规定着“何物令人愉快，何物令人不愉快”的“共通感”存在着^②。这样，康德又走进了“内在感官决定论”的死胡同。到现代，唯心主义美学家克罗齐又提出了美感即直觉说。克罗齐认为直觉乃是一种对特殊事物的清晰而明确的认识，并且“心灵只有借造作、赋形、表现才能直觉。”^③因此，直觉也出自心灵。克罗齐把美感归之于直觉，只是兜了一个圈子，又走到美感来自心灵的唯心主义老路上去了。

和唯心主义美学家不同，早期的唯物主义美学家却往往把美感看成是一种纯粹的生理本能。他们比较强调美感过程中的生理和心理的物质基础，注意从人的生理和心理机制上去探究美感的本质。这派的主要人物可以从英国的培根、霍布斯、洛克算起，而以博克为其突出代表。他们的错误在于完全忽视了作为社会的人的历史具体发展，把社会的人完全降低到动物的水平，将美感和快感混为一谈。这一派发展到现代，以弗洛伊德为代表，更走向了极端。弗洛伊德说：“毋庸置疑，‘美’这个概念植根于性冲动之中。”^④他把人类极端原始的本能欲望看作美感的本源，这十分明显地表明了现代资本主义世界精神的空虚和腐朽。

在马克思主义诞生以前的旧唯物主义者中，费尔巴哈、车尔尼雪夫斯基等人在探讨美感的本源问题上，循着唯物主义的道路上，达到了最高的水平。他们首先肯定在客观世界中确实存在着美，人的美感是由美的事物所唤起的，并且又认为，无论人的精神的对象，还是感觉的对象，所显示的只是人的本质。这样他们就同唯心主义美学观划清了界线。但是，由于他

们是人本主义者，总是离开人的具体的生产活动和历史发展去考察美感，又形而上学地把人看作纯生物界的人，最终只能用人的自然本能和生理本能来解释美感，因而也就不可能得出真正科学的结论。

在马克思主义看来，美感是由客观存在的美的对象所引起的。马克思曾说：“不仅是五官感觉，而且所谓的精神感觉、实践感觉（意志、爱等等）——总之，人的感觉、感觉的人类性——都只是由于相应的对象的存在，由于存在着人化了的自然界，才产生出来的。”^⑤因此，美感的对象毫无疑问存在于独立在人的意识之外的社会生活里，是人化的自然中的事物，是感性地显现了人的本质力量的事物，是结合着客观性和社会性的美的事物。美感是由美所引起的一种主观情感，它是人类的感官接触到外物的美，并将其反映在人脑中，从而产生的一种精神愉悦和快适。美感显然是由美所决定的。

同时，美感对美的反映又是能动的，这种能动性突出地表现在具体的审美感受过程中。大家知道，审美感受是整个美感活动的核心部分，可以说，无论审美观念、审美理想、还是审美能力，都要通过具体的审美心理感受过程才能形成，并且这种观念、理想、能力一旦形成，就必然地要对具体的审美感受过程发生作用，引出种种独特而个性化的感受活动。因此，美感对美的反映也决非镜子式的、机械的反映，而是主体对审美客体的一种充满着愉悦的创造性的把握和领悟，有着有目的的加工和改造，是一种带有主观色彩的能动而又积极的反映。正因如此，人们对于同一个美的事物可以有不同的美的感受，也能对不同民族、阶级、时代里的美的事物产生共同的感受。由此可见，美感既非出自内心，从而迷惘而不可知；又非只是人类本能情欲的产物。从反映论看，美感只是客观存在着的美的事物在人脑中的能动反映。

那末，人类美感又是如何形成和发展的呢？对此，普列汉诺夫在其《论艺术》中曾指出：由于美的感觉是与复杂的观念以及思想的进程密切联系在一起的，所以就必须“从生物学转到社会学”去研究人类审美感觉的起源问题。这一论断为我们理出了一条研究美感起源问题的线索。人是由动物进化而来的。动物的一切活动包括它们获得生理快感的活动，都只是一系列仅能满足其生物体需要的行为和动作，它们是凭借遗传而获得，完全出自本能。对于孔雀开出的五彩缤纷的尾屏，黄莺发出的婉转悦耳的啼鸣，人们往往叹为观止，从中引出美感来，但对动物自身说来，完全是一种出于基本生理需要的本能活动，是在长期的自然淘汰过程中选择和保留下来的物种特征，它们既无自觉的意识又带有极大的盲目性。这种动物也有的本能性的生理快感，虽是人类美感发展的必不可少的生理基础，但是快感决不等于美感。美感是人类所特有的一种高级的心理意识活动。在人类漫长的进化发展过程中，唯有劳动才完善了人的肉体组织，并成为心理发展、意识产生和发展的基本动力。所以，美感活动作为一种特殊的精神活动，它的根源和本质只能从生产活动这一人类最基本的实践活动中去探求。原来，在人类发展的早期，原始人在其社会实践活动中，特别是在劳动工具的制造和使用中，首先发现了某些自然物和产品的实用价值，产生了有用感。普列汉诺夫指出：几乎各个原始部落和原始人，都有用油脂、植物的汁液、甚至是泥土涂抹身体的习惯。人们最初之所以要涂抹身体，是为了防止昆虫的叮咬，“是因为这是有益的”，只是到了后来，才“逐渐觉得这样涂抹的身体是美丽的，于是就开始了为了审美的快感而涂抹起身体。”^⑥所以到了人类终于摆脱了生理要求和实用需要的局限与束缚，能够注意到某些引起人们精神愉悦的对象，并在其中直观自身时，才有了严格意义和独立形态的美感。美感同快感、实用感的区别，突出

地表现在：人们的生理快感和对事物的实用感“所需要的不仅是外在事物的外形，而且是它们本身的感性的具体存在”^①，人们只有通过利用以至消灭客体的实际存在，才能获得快感与满足；而美感却让其对象“自由独立存在，对它不起欲望，把它只作为心灵的认识方面的对象”。^②因此，美感是由快感与实用感升华而成的一种人类高级精神活动，它虽在其深处蕴藏着社会功利性，但却摆脱了种种狭隘的生理需要与实用需要，能激励人们的思想、情感和意志。

从生理快感、实用感到美感的飞跃，其决定性因素，在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随着生产水平的提高和产品的日渐丰盈，使得原始人所采集的食物能超过自身最低的生理要求的需要，这样人们便有余力向精神需要方面去发展，精神生产和物质生产的社会分工也因此产生，人们的艺术生产也逐渐地从不自觉的，一种劳动和生理的需要转变到自觉地进行生产，以满足人们的精神需要，于是美感便渐渐地从一种不确定的、朦胧的、往往和实用功利目的结合得十分紧密的形式中发展变化成了一种固定的、明确的形式，并且终于导致了艺术——这一物态化的美感——产生。此外，为一定的社会生产力所决定的各种意识活动，以及这些意识活动的交互作用，也给美感的产生以巨大的影响。原始人披上动物的皮毛，如果说最早是为了御寒的话，那么到了后来就和灵巧、有力的观念结合了起来，是“在暗示自己的灵巧和有力，因为谁战胜了灵巧的东西，谁就是灵巧的人，谁战胜了力大的东西，谁就是有力的人”，^③随着贫穷和富有的观念出现，人们佩戴铁制品就不光认为它有用，而是觉得它很贵重，正因为其贵重，就显得美了，如此等等。由此可见，美感不是人类社会一出现时，便立刻出现的，而是社会发展到一定的阶段时才出现的，美感是人类社会实践活动的产物。

由人类的社会实践活动而产生的美感，它的发展也同人类的社会实践休戚相关，不可分割。首先，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制约着审美意识的具体形态和发展。普列汉诺夫曾经注意到，一些原始的部落虽然住在遍地盛开鲜花的地方，可从不曾用花来装饰自己，相反总是从动物界获取装饰自己的材料。这是由于当时人们的审美意识适应着狩猎时代的生产力发展水平；要用植物花卉来装饰自己，只有在农耕时期才可能发生。石器时代的审美意识，由于其时生产力低下，内涵显得单薄；青铜时代，由于生产力比以前发展，审美意识也就较前复杂。如果我们把时间推移到现代，那么生产力的飞速发展，更为审美意识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天地。

其次，人类在实践活动中，也发展着自己的主观世界，不断开掘着人们的审美能力和审美意识。如果说由于劳动，才发展了人的手、足和脑的功能，那么也是由于劳动才使人的感觉思维器官具有了社会性，“使人的感觉成为人的”^④，这一切都为美感的发展创造了不可缺少的条件。

人类感官的社会化，同人类思维能力的发展密切相关。社会化的人的感官与非社会化的感官的主要区别，在于它具有概括性、联系性和创造性。人类社会化感官由于具有概括性，所以能进行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思维活动，使人类对于客观世界的把握能够由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从而获得远比动物为高的感受、识别能力。恩格斯说：“鹰比人看得远得多，但是人的眼睛识别东西却远胜于鹰。狗比人具有更敏锐得多的嗅觉，但是它不能辨别在人看来是各种东西的特定标志的气味的百分之一。”^⑤人类社会化感官所具有的联系性，表现在各种感官不是互相隔绝而是互相沟通、互相补充的。人类的社会性感官能把各个感官感受到的内容综合起来，达到对于客观对象的整体性把握。人们正是凭借着社会化感官的联系性，才

能让丰富的联想和想象自由飞翔,极大地开拓美感活动的领域。人类的社会化感官又是具有创造性的。这不仅表现在感受客观对象时,人们有所选择和加工,更表现在它能通过一定的社会实践活动,影响和改造客观世界。人类社会化感官的创造性,既给人们积极主动地进行美的欣赏提供了保证,又是人们按照美的规律来进行创造所必不可少的。从上述这些特点中,可以明显地看出,在美感活动中,主体美感所依赖的感觉器官,本质上是以社会形式出现的社会器官,它既非先天固有,也不是一种简单的生理反映,用马克思的话来说,“就是以往全部世界史的产物。”^⑩

第三,人类在美感活动过程中所认识、创造出来的美本身,也不断促进和完善着人类的审美感觉。换句话说,美对美感的发展也起着制约的作用。马克思曾说:“艺术对象创造出懂得艺术和能够欣赏美的大众,——任何其它产品也都是这样。因此,生产不仅为主体生产对象,而且也为对象生产主体。”^⑪以艺术美为例,它作为一种人们依据社会生活所创造出来的审美对象,十分有力地陶冶着人们的审美能力和审美意识,人们的美感也能在欣赏美和创造美的过程中获得发展。总之,人类美感的起源和发展是和生产力的发展携手并进的。人们在实践中改造了客观世界,认识并创造了审美对象;同时又改造了主观世界,发展着人们的审美能力和审美意识;人们的美的创造反过来也影响着人们的审美能力和审美意识。经过多次的审美,形成了经验;审美经验的系统化,形成了审美理想;审美理想一形成,人们对美的欣赏力和创造力便获得了提高。人类美感的历史发展过程,大致就是如此。

上面我们论述了美感的性质、美感的起源和发展。剩下来一个问题,便是要阐明美感又具有何种特征。由于美感过程中始终具有形象、具体、直接的感受性质,所以美感是具有个人直觉性的。关于直觉,巴甫洛夫曾科学地指出:“记得结果……却忘记了自己先前的思想经过。这就是为何显得是直觉的原因。我发现一切直觉都应该这样来理解:人记得最后的结论,却在其时不计及他接近它和准备它的全部路程”。^⑫美感的直觉性既有类似于直观性的特点——对客观世界的反映带有鲜明的生动性、形象性和直接性;但又比直观性更高级,包含着理性的因素。由于个人长期生活经验的积累和历史文化传统的积淀,所以表面看上去,美感的直觉似乎不假思索,实质上却不是低级的感性直观而包含着理解后的感觉抽象,它能够凭借着形象思维揭示事物的本质,认识客观的真理。我们只有承认美感的直觉性,才能把美感认识和科学认识、道德认识相区别,因为后者凭借的基本上是抽象思维。但是我们承认美感活动具有直觉性,却又不能任意将其夸大为美感活动的全部实质、基础和内容。在审美活动中,直觉性只能成为美感的表现形式和外貌。这是因为,第一,直觉不能完全地概括整个审美事实,概括整个丰富的审美过程。人物的“心灵美”就不能光凭直觉来感受;探求艺术的奥秘也不能全凭直觉,它们还需经过人们的体验,想象和理解等活动。第二,尽管直觉也能对人产生一定的审美愉悦,但它又是较为粗糙、片面的,是肤浅、不完全的,也是十分有限的。人类的实践早已证明“感觉到了的东西,我们不能立刻理解它,只有理解了的东西才更深刻地感觉它。”^⑬第三,美感的直觉确实有着在刹那间不经个人理智活动或抽象思考的直觉特点,但对这“刹那间的判断”也要作全面的考察,一般说,人们在刹那间所作出的判断,往往要以以往的生活经验积累和人类文化的传统为基础。正因如此,我们所承认的美感个人直觉性和唯心主义的“形象直觉”有着本质的区别。因为唯物主义的“形象直觉”说,给直觉蒙上了神秘的色彩,似乎直觉来自人们不可知的第六感官,是唯一能直接掌握宇宙精神实质的东西。而在我们看来,美感的直觉是人类文化发展历史和个人文化修养,生活

经验的历史积淀品，人们美感直觉能力的由来，离不开人类创造性的劳动实践活动。所以，美感的直觉性并不神秘，它既丰富多样，又是可以认识的。

在表面看去似乎是超功利的、非实用的美感直觉本身，恰恰积淀着、包含着、浸透着人类社会生活的功利和实用内容，美感又具有着社会功利性，这可以从美感的起源、性质、它所包含的内容和所起的作用等方面来认识。如前所述，就美感的起源说，美感活动，同人类其它精神活动一样，是人类长期实践活动的结果，人所特有的美感也是人类社会活动的产物，这就决定了美感必定具有社会功利性质。就美感的性质看，美感是美的反映，是对于凝聚在客观对象中的人的本质力量的观照，而人的本质即决定人之为人的特性，是人区别于其它动物的质的规定性，在人的本质力量上表现着极为明显的功利内容。就美感的内容看，无例外地都带有一定的社会功利目的，这在原始人的美感中往往赤裸裸地表现出来。现代人则由于在较大程度上摆脱了原始人那种狭隘的实用功利观念的束缚，初看上去似乎其美感的内容已丧失了社会功利的色彩，而实质上这种社会功利性却以更为曲折、隐晦、复杂的形式，蕴藏在美感的深处。最后，我们从美感的作用看，它也总是在给人带来审美喜悦的同时，满足人们的某种精神需要，使人们在愉悦中，潜移默化地接受某些启发和教育，退一步说，人们的审美感受即使只带来某种愉悦，它也能使人们消除疲劳，焕发青春，恢复斗志，间接地有利于人们进行社会的功利活动。

美感又是具有着愉悦性的。人们面对审美对象，总会产生一种喜悦、愉快之情。当然，人们的肉体物质需要获得某种满足，也能引起人们愉悦的感情，但这是由生理快感所引起的愉悦。美感的愉悦则纯粹是一种精神上的愉悦，它是由人类的感官接触到感性显现了的人的本质力量时，在主体对审美客体的自由观照中产生的，因此，美感的愉悦绝非出自对客观的物质占有而产生的满足感，人们在欣赏艺术作品，观赏山川风景时所产生的愉悦感显然同人们在大热天饮到一杯冷饮，在寒冬腊月围上一盆暖烘烘的炉火时所产生的愉悦感有本质的区别。美感的愉悦，即是人们能在对象上直观自身而产生的一种精神上的喜悦和满足。

美感的直觉性、功利性、愉悦性三者互相交融、互相渗透，不可分割地汇合成一体。因为，美感观照的是人的本质力量，所以必然具有功利性；又因为这种本质力量是以感性形象显现出来的，所以这一观照必然具有直觉性；而人们在直观自身过程中，又必定会有某种愉悦。可以说，直觉性、功利性、愉悦性这三者构成了美感的最基本的特征。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得知，美感作为美学的细胞组织，就它的性质看，美感是美的能动反映；就它的起源看，美感是人类劳动实践活动的产物，它也随着人类社会实践活动的发展而发展；美感又具有着独特的特点。搞清了这些问题，我们就可进而去探索美学的巨大奥秘了。

〔注〕

- ①② 《判断力批判》上卷，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
- ③ 《美学原理》，作家出版社1958年版。
- ④ 转引自《简明美学辞典》，知识出版社1981年版。
- ⑤⑩⑫ 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
- ⑥⑨ 普列汉诺夫：《论艺术》，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4年版。
- ⑦⑧ 黑格尔《美学》第一卷。
- ⑪ 《自然辩证法·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
- ⑬ 《〈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
- ⑭ 《巴甫洛夫论心理学及心理学家》，科学出版社1955年版。
- ⑮ 《实践论》，《毛泽东选集》第一卷。